



xiǎo

lái

de

shì

jiè

晓莱的世界

这是我的小生活 却也映射着那个大时代



陈晓莱 著



xiǎo lái de shì jiè
晓 莱 的 世 界

陈晓莱 著 ***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晓莱的世界 / 陈晓莱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5. 2

ISBN 978 - 7 - 5104 - 5292 - 5

I. ①晓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回忆录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26473 号

晓莱的世界

作 者: 陈晓莱

项目统筹: 张海鸥

责任编辑: 冀 晖

特约编辑: 陈杏衣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插 图: 陈广颐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80 千字 印 张: 8

版 次: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4 - 5292 - 5

定 价: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一 部 开 蒙 微 痕

得了猩红热 /3

外祖母毛俊如 /4

外祖父回家 /10

摇篮曲和揍敌人 /16

自己改名 /19

汾河流水哗啦啦 /21

酱油米饭 /23

补丁衣服最暖和 /26

走丢与出走 /28

我要吃冰棍 /30

拔马齿苋 /32

我要回家打煤糕 /34

衣服被偷 /38

妈妈捧着鱼头哭了 /39

谢爷爷的牛棚 /41

没有朋友怎么办 /44

妈妈的样子 /49

红小兵 /54

爸妈一对红 /57

如果把我分给爸爸的话…… /62

我家有三多 /67



第 二 部

乡 村 少 年



要下放了 /73

下乡五成员 /76

山乡晨曲 /79

抢粪 /82

咱们唱支歌吧 /85

围着核桃转 /90

砸核桃的夜晚 /94

挑水划线 /97

九岁男童挑担送饭 /100

“老陈家二女子！你作球甚呢？” /105

小庙里演出课本剧 /109

一个晚上两个妆 /114

艺术小能人 /116

母子买瓮记 /118

搭便车 /121

山野上码大字 /129

好面揪片 /132

翻嘹嘹和咖喱焖面 /135

水淹到炕沿 /137

少年泄密 /140

十四岁的晓荔进了文工团 /144

附 外婆写到乡村的信 /147

第 三 部

奇 幻 漂 流

王家沟 /165

离石、离石 /169

“孩儿们，朝山上那棵树跑啊！” /171

医生卯眼 /174

“傻瓜”的忠诚传奇 /176

月饼塞错了地儿 /185

一心多用、一专多能的妈妈 /187

长沙别扭 /190

三姐弟奔云南 /193

全校普通话最好的学生 /199

悔青肠子的晚餐 /202

一年一颗煮鸡蛋 /206

屋顶亮瓦 /208

抢肉的狮子与鬣狗 /211

毕业大照 /213

弹跳着睡灶台上 /216

土琴姨妈 /220

稿费三块钱 /224

住在幼儿园里上高中 /227

我上过十一所学校 /229

鸡蛋变成小鸡 /235

第一部 开蒙微痕

我出生在中国最困难的时期。那个年代被称为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三年自然灾害是指中国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发生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。如今，孩童时期那些微微痕迹仍是我生命的底色……



得了猩红热

在幼儿园中午要睡午觉。我总是睡不着，一折腾，胳膊上就起了一根红线。保育员一看就知道这是传染病猩红热，如果这根红线窜到心脏，我的小命就完了。她们马上送我回家，外婆立即向水利厅要了一辆汽车，把我送到医院，并打电报，让我妈妈赶回来。

妈妈从北京林学院毕业到山西，一辈子搞水土保持，大部分时间奔波在没水没树的乡下。我生病，她正在五台县下乡，电报到她手里已是第三天。妈妈肯定是当场就哭出声了。

上世纪 60 年代初，山西医疗条件和医学水平相对落后，少儿猩红热比肺病还厉害，死亡率颇高。妈妈慌了神，心里没底，以为自己独生儿子要没了。在那时，一个女人生再多女孩也没有用，非要有一个儿子不可。妈妈和爸爸结婚生子，生到三十岁，前面积累了四个女孩，为了传宗接代，

最后才得到我这个“带把儿”的。从此离婚。

村干部看见我妈妈为儿子生病大哭，遂派人带一匹毛驴送我妈妈到大同火车站。从那村子到火车站，三四十公里山路，要走差不多一天。

遗憾的是我妈妈不敢骑驴，只得跟在驴后边小跑。第四天妈妈来到病房，我已经基本好了。

爸爸之前来过一次，我正在玩一叠硬币。

他问我：“你干吗呢？”

我说：“算算术呢。”

| 外祖母毛俊如

上世纪初，西风东渐，湖南向来开风气之先。我的外婆毛俊如，字蔡琴，湖南平江人，生于1903年，不光不缠足，还要到上海过摩登新生活，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刘海粟学国画，学刺绣，学家政，关心新党北伐，胸怀实业救国。

外婆画西洋水粉画，学伦敦英语，懂五线谱，听古典音乐；思想开通，追求时尚，关爱民众生活；出名门，重礼仪，守道德，德行高雅，性情随

和，容貌优美；八十四年生命中，既有过舒适富贵，也有过困顿拮据，一生动荡，仍能远见达观。上学恋爱由长沙而南昌，结婚生子而上海，日本侵华而重庆，国共纷争而成都，外公作为战犯被捕而太原。1952年著回忆录三万余字。

外婆教书为生，一生动荡，走南闯北，虽不一定适应各地生活差异，却能够把天下作为居所，极少谈到“我要回家去”之类的话。就是如此开放女子，有时也很封建：穿凉鞋必穿袜子，盛夏也不露出臂膀。

外婆认为一张女人脸如果达到以下这三项指标，应该算得上漂亮，男子可以娶用：

一、眉眼要平，与人交谈时，要注意力集中，或平视或垂眉，眉梢不能上挑，眼球不能来回飞梭；

二、鼻子是人脸最高峰，女人鼻子宜垂直，不能瘫软，不能红肿，鼻孔不能朝前，像插葱的猪鼻子那样难看；

三、齿如莹玉，大小均匀，整齐划一，下唇厚于上唇，笑不露齿。

这相当于在人脸脸上两横一竖，形成“工”字，上面一横，指的是道德，顾盼左右，说明女人心眼很活络，心花怒放，不易管束，男人小心；中间一竖，指的是头脑和能力，有骨干说明有主见，可以与姑嫂、妯娌平衡关系，可以管理家族财务，男人省心；一排牙齿，洁白如玉，守口如瓶，指健康和美丽，男人悦心。牙齿是胃口第一道切割粉碎器，牙不好，口臭



— 外婆和妈妈,与其说她们是我们的亲人,不如说更像两位导师,与其说她们抚育了我们的童年,不如说她们引导了我的一生。

且不提，身体就好不了。

为什么我要用这样笔墨写我的外婆？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一睁开眼，看到第一个人是妈妈，第二个人就是外婆，而且我在这个伟大女性身边生活了二十七年。她对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超过母亲。

我的童年如果说还有些欢乐和趣味的话，那是和我亲爱的外婆分不开的。外婆，南方叫法，在北方我还是叫她姥姥。我对生活的自信，对周围的傲视，深究起来恐怕是来自外婆送我的一双小皮鞋。那是有生以来我穿过的第一双皮鞋。那年，我们三姐弟随母亲下放插队到山西汾阳杨家庄大队，劳动务农。春节前，那双皮鞋的到来，无疑为漆黑的山村、矮小的庭院、拥挤的炕头、尤其是我们——波、荔、莱三个孩子的心灵，点燃一盏能照亮世界的灯。它的到来，为我母亲那枯涩的心添加了慰藉。或许我天真地说过这样的话，“补丁衣服最暖和，我爱穿”，让母亲泪流不已，但那是我真情的自然流露，当时我根本不懂那种表露可能刺伤她的心。许多年后，逢家人团坐，讲起这些事，外婆都要陪着唏嘘一阵。

因为家庭出身——外公为国民党战犯，被毛泽东第四批特赦——我们童年生活晦暗无比，正是外婆这一族人的超俗豁达、谦和仁慈、宽容忍让、乐观远见，为我们穷困艰难的生活抹上了一道红霞，否则真想象不出那会是如何的无聊和可怕。

生活上拮据，精神上歧视，内心恐惧，无论冬夏，一样寒彻入骨。每

逢年节，我印象中那似乎都是别人家的专利，因为从小没有鞭炮放，没有压岁钱，没有别家的合家欢聚，其乐融融。因此直到我 30 岁结婚前不愿意过年，一过年就高兴不起来，没那个心境，没那个习惯。但想到皮鞋，想到外婆送给我们三姐弟的三双皮鞋，我也有一份在其中，至今仍激动不已。

那是 1972 年我们到吕梁山村的第一个春节，外婆为我们三姐弟每人买了一双古铜色翻毛胶底黑带皮鞋，这是她给我们的过年礼物。这是全村唯一的一份，叫邻居羡慕不已，也让这城里来的三姐弟好像胜了他人一筹，趾高气扬了几天。

过分重感情，也是我们这个家族特有的性格。每一点细枝末节的感触都会影响他或她的心态和情绪。我想四十多年前的这份重礼，一直都会挂在我们的心头，就像外婆去世已经多年，她的影响力，她在我们这个家里的影子，关于她的话题，关于她的夜梦，关于她的一切，都会绵绵不断地延续下去。

外婆跟我更有一种如胶似漆的情分。只记得有几次短暂的分别，其余 27 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和她都生活在一起。说起有关她的话题，我想说的话就特别的多。诀别多年，恍如昨日。也许是待在一起太长，反倒一时看不清楚了，说出来、写出来反倒不如别人来得那么归纳精当，概括实在。

我们几个孩子发展到今天，从母亲一支带来的血液里流淌的东西，此生今世抹不掉——对生活总是充满热烈的爱，对人对事的礼遇和静处，包

容一切的豁达风范，遇雷霆不惊心、逢波涛不改色的大家气度。外婆和妈妈，与其说她们是我的亲人，不如说更像两位导师；与其说她们抚育了我的童年，不如说她们引导我的一生。她们才更像是生活的主人，孩子们反倒像过客了。她们才是那种最适合做朋友的人，她们能在与陌生人接触的极短瞬间，无需多言，就能用自己的性格里最闪光的部分吸引对方的注意力。很多人会在多年后还感慨万千：你外婆那人真好！你妈妈那人真棒！

自信而平和，外婆静静地走完了一生。对物质追求近乎于零，使她能平静地生活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。她爱美、爱人、爱自然、爱生命，即便是在生命弥留之际，她也愿将她最美丽最慈祥的面容展示于人。与她在—起生活，会使你时时处在一种细腻而宽厚的世界里。她的爱是一笔财富，是后来一代又一代享用不尽的财富。以皮鞋为话题，写怀念她老人家的文字，似乎有些小气。她给予我们三个孩子的岂止是一双小皮鞋啊！除给我们健康高大的体魄外，更多给予的是勤奋、上进、谦和、文雅、自信、喜乐、节俭、感恩、知足、孝顺、友爱……

我把外婆将外公的做人信条当作为人处世的座右铭：在人前不卑，在人后不背，当面没有阿谀奉承，背后不说咒言恶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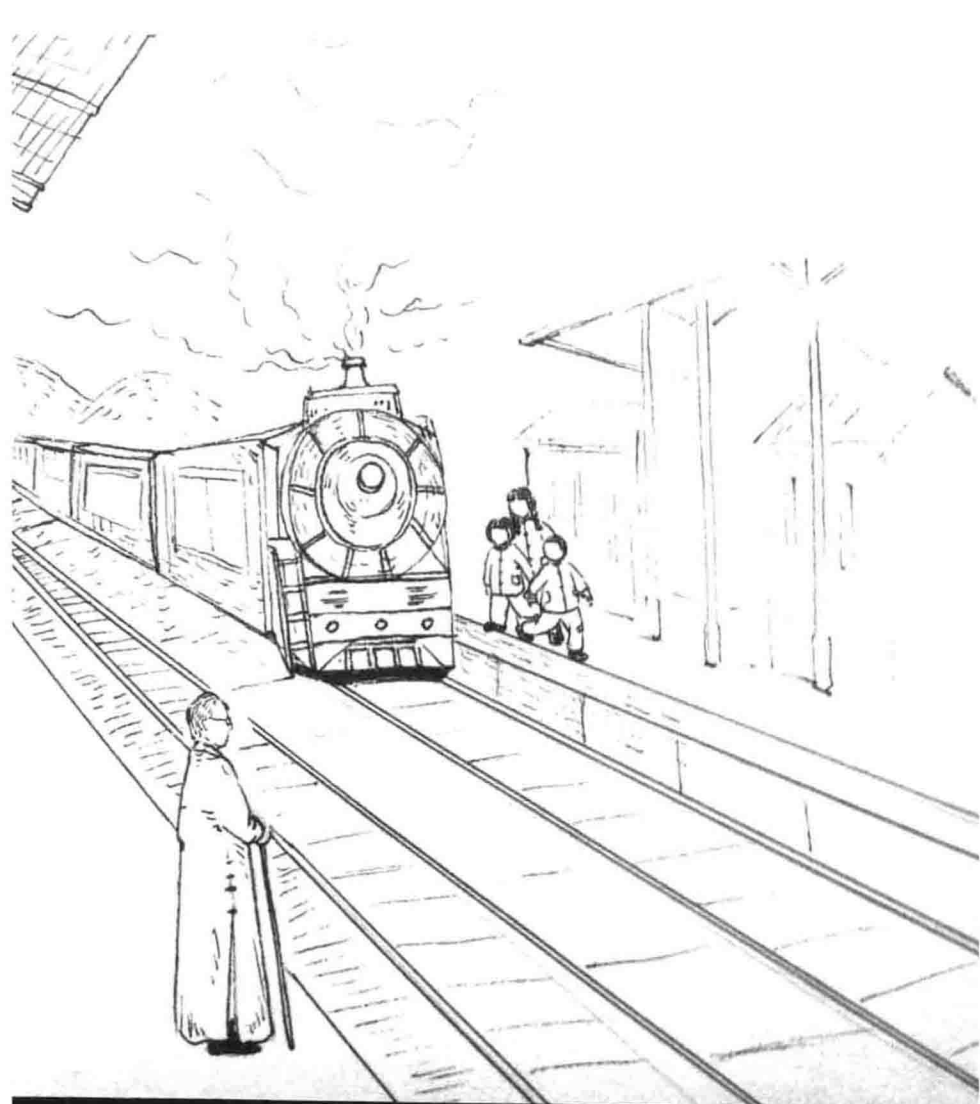
| 外祖父回家

陈维中，我的外公，四川隆昌人。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63年，他作为第四批国民党战犯——国防部军需储备司令部少将专员，被共产党特赦（同时释放的还有康泽、谷文化等人），从重庆战犯管理所释放，坐火车来到我家。

在火车站，我们全家人去接他，他没有什么行李，唯一家什就是手里提着的竹暖瓶。那时他六十八岁左右，胡须剃净，白发整齐地向后梳，眯缝眼有光亮，脸上的皱纹不多但很长，人很瘦，腰肢笔直，衣服里有垫肩，上衣袋别着一支金笔，不戴手表，手很暖和，皮肤很软。语调温和而庄重，不高声说话。

那神态，哪儿像是在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年，倒像是归国华侨、海外商贾……我们几个小孩完全没有监狱概念，只觉得外公从远方归来了。

外公祖上是明朝时从广东、广西“填川”填去的四川人。李自成动乱时期，张献忠把读不出“六”（四川人把六读作“陆”）的人都杀。那时节，四川各地户户空门，人丁稀少，地里半熟庄稼没有人收割。四川周边



——那神态，哪儿像是在战犯管理所关了十年，倒像是归国华侨、海外商贾……我们几个小孩完全没有监狱概念，只觉得外公从远方归来了。